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作品

剧本选集



甘肃张掖地区文艺创作献礼办公室编

PDG

前 言

张掖地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作品——剧本选集，同大家见面了。

三十年来，我区专业和业余戏剧作者，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写了不少现实剧目和历史剧目，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作者及作品遭到“黑线专政”论的摧残。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我区的戏剧舞台重新展现出了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专业和业余的剧作者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勇于探求真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以自己的剧作投入了拨乱反正的伟大斗争。本集所刊的六个剧作，以戏剧艺术形式，有的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歌颂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四人帮”的英勇斗争，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阶级大搏斗的历史面貌；有的抨击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在新编古典剧中，作者坚持了古为今用的原则，歌颂了执法严明和不畏强暴等高贵品质。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这个集子难免存有缺点或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 ✓ 白衣姐妹 (秦剧) 王海容 王 霖 (1)
- ✓ 正气浩然 (歌剧) 尚育民 肖培彦 龙 图 (59)
- ✓ 如此多情 (话剧) 苏 洽 (133)
- ✓ 儿女亲事 (眉户剧) 陈 洧 (153)
- ✓ 斩 鸿 恩 (秦剧) 赵 钺 (179)
- ✓ 鸳 鸯 剑 (秦剧) 曹宝龄 (195)

人 物

白玉洁：女，二十七岁，某医院的护士。

白玉瑕：女，二十二岁，某医院的护士，白玉洁的胞妹。

郭良：男，二十九岁，某医院青年医生。

鲁成：男，二十五岁，红光工艺美术厂的设计员，丹云的学生。

丹云：女，五十余岁，外地某艺术学院的领导干部，白氏姐妹的母亲。

严明：男，六十余岁，原某医院党委书记。

看守老人：男，五十余岁，看守、打扫太平间的勤杂人员。

秋红：女，二十八岁，农村妇女，黄风的妻子。

黄风：男，三十余岁，某医院“造反派”头头。

叶菊花：女，五十余岁，黄风的姨妈。

紫兰：女，二十余岁，护士。

卫红保：男、二十余岁，红保队员。

医护人员若干。

场 次

第一场： 姐妹谈心

第二场： 志同道合

第三场： 婚事波澜

第四场： 冤狱盟誓

第五场： 车站遇难

第六场： 婚丧大事

第一场 姐妹谈心

〔文化大革命中的某年秋。

〔在西北某城市医院的护士宿舍里，洁白如洗的墙壁上挂着医护人员工作服，窗外薄雾中露出病区的楼房。

〔这间宿舍里住着两个护士，她们是亲姐妹，姐姐名叫白玉洁，妹妹名叫白玉瑕。

〔幕后来传钟声。

〔一阵紧张的音乐声中幕启，接着又是一阵紧接一阵的钟声；有时可以听到人群纷乱的脚步声，广播中不断传来紧急通知：咿！咿！现在是跳“忠”字舞的时间，全体人员火速到“忠”字台前集合。快！快！快！不得有误！

〔白玉洁手拿郭良的来信，看了片刻。关了窗户出门欲走，少顷又返回宿舍。

白玉洁 （唱）钟声阵阵催人紧，
霎时全院乱纷纷。
看人群啊！
手拿“忠”字牌，
“忠”字台前献“忠”心。
“忠”字歌，
“忠”字舞，……

“忠”字化活动无了无尽，
似这样“三忠于”
令人疑心……

〔白玉洁复看郭良来信。片刻，白玉瑕兴奋地走上。〕

白玉瑕 姐姐，你一个人在宿舍里干什么？

白玉洁 啊！妹妹，我没有干什么。

白玉瑕 没干什么？那为什么没有参加“忠”字化活动？方才跳“忠”字舞的时候，咱们医院只有两个人没参加，黄司令很生气，已经在“忠”字台前点了名。一个是你，另一个是郭良。

白玉洁 是他……

白玉瑕 姐姐，你怎么啦？

白玉洁 （支支吾吾，急忙掩饰地）我……我怎么啦？这不是很好嘛。

白玉瑕 （发现白玉洁手中的书信，上前一把夺过）这是什么？

白玉洁 （心慌不安地）好妹妹！快！快快还给我，那不是你看的。

白玉瑕 （撒娇地）不！我偏要看！我知道，这一定是黄司令向你求婚的。

白玉洁 （实在无法追回书信，只好依从）好！看就让你看吧，不过你一定要替姐姐保密。

白玉瑕 行！我的嘴是最紧最紧的，你放心。（白玉瑕默念信件，当看到信上署名“郭良”之后，感到吃惊）啊？！姐姐，你要和郭良谈婚姻问题，这是真的？

白玉洁 ……真的。

白玉瑕 那黄司令一心一意要和你相好，你却不理睬人家，如今你偏偏要和一个不关心政治运动、走白专道路、不参加“忠”字化的危险人物谈恋爱。

白玉洁 （淡然一笑）我却不这样认为。

白玉瑕 人常说爱情会蒙住一个人的眼睛，做妹妹的不得不提醒你！姐姐，这封信让我替你退给他。干脆——一刀两断！（说着把信装进自己的衣袋）

白玉洁 你不能这样办，快把信还给我。

白玉瑕 我不！

白玉洁 给我！

白玉瑕 偏不！偏不！

白玉洁 我要动手了。

白玉瑕 ……

白玉洁 你给不给，快给！（边说边在白玉瑕的腋下用手逗笑）

白玉瑕 （笑无可忍，告饶地）好姐姐，饶了，饶了，我给我给！（从衣袋中掏错了一件东西，以为是信，扔给白玉洁）

白玉洁 （拾起一看）照片。……

白玉瑕 啊！快把照片还给我！

白玉洁 快把信还给我！

白玉瑕 照片！

白玉洁 信！

白玉瑕 给！（给信）

白玉洁 给！（给照片）

白玉瑕 姐姐，你既然知道了，我也请你给我保密。这个人

过去出差时，曾到咱家去过好几次，妈妈对他可好啦！你说巧不巧，这个人在艺术学院上过学，正好是妈妈的学生。今天我把这个人的情况，也给你说一下，请你当个参谋，这个人……

白玉洁 （看照片）这个人名叫鲁成。

白玉瑕 对！对！鲁班的鲁，成功的成。

白玉洁 在红光工艺美术厂工作。

白玉瑕 对！对！他的艺术水平很高！最近黄司令请他到医院来，帮助咱们开展“三忠于”活动，（取出一个“忠”字牌）看：他设计的“忠”字牌真艺术。等一会，他来了，我让他给你也做个“忠”字牌。

白玉洁 妹妹，我以为真心诚意热爱咱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在乎有没有这一块“忠”字牌，而是要看是否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办事。

白玉瑕 姐姐，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认为开展的“忠”字化活动，是当前最大最大的政治，正象黄风同志讲的……

〔鲁成上场。

鲁成 玉瑕！

白玉瑕 这是我姐姐，这是……

鲁成 我叫鲁成。

白玉洁 （爽朗地）我知道了。

鲁成 玉瑕，我向你告别来了。

白玉瑕 你不是正在帮助我们开展“忠”字化活动吗？

鲁成 玉瑕，这几天以来，我逐渐感到这样下去，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毛主席要我们救死扶伤，而你们

医院关起门来，不为患者看病，整天大搞“忠”字化，特别是你们那位黄司令，口号喊的最高，我不能老待在这里，我要回单位去上班。

白玉瑕 啊？！（吃惊地）你也是这样看法，我要提醒你，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鲁成同志！

鲁成 玉瑕，你听我说，我是工艺美术厂的设计人员，我还有许多设计任务，请你代我向你们黄司令解释解释。要不然，你们的黄司令给我扣上一顶帽子，我可受不了。听说你们医院郭大夫郭良同志没有参加“忠”字化活动，方才我亲眼看见黄司令没收了他的听诊器，把他赶出医疗室，打入锅炉房烧煤去了！

白玉洁 （一惊）啊？！

白玉瑕 姐姐，你看……

白玉洁 唉！……（走去）

鲁成 玉瑕，你姐姐怎么了？

白玉瑕 她……和郭良相好。

鲁成 噢！我明白了。玉瑕，咱们的事你考虑怎么样？

白玉瑕 （不满地）观点不一致，个人问题也难谈到一块……

鲁成 玉瑕，我要劝劝你，你别跟着黄风，离开工作岗位，专搞“忠”字化。

白玉瑕 啊？！你反对“忠”字化，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你走！你走！

鲁成 （手足无措）好！我走！我走！再见！再见！（欲走复返）给，这是给你买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还有你最爱吃的山楂饼。（说着从帆布包取出，交给玉瑕）玉瑕，我走了！（下场）

白玉瑕（唱）今日言谈起争论，
是非面前把路分。
从今后叫我怎接近，
观点不同难同心。

〔这时，叶菊花由门外走进来，她身背药箱，箱上写有“鸡血疗法”四个字。白玉瑕听到脚步声，以为是鲁成又来了。

白玉瑕 你走的远远的，又跑来干什么？你买的山楂饼我不要。给你！（说着把山楂饼扔在叶菊花脸上）

叶菊花 啊哟！

白玉瑕 对不起！对不起！

叶菊花 你叫白玉瑕，是吗？

白玉瑕 是的，你怎么知道？

叶菊花 啊呀呀！大医院里的玉美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

白玉瑕 你是……

叶菊花 我是新生事物……

白玉瑕 新生事物……

叶菊花 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你们黄司令的姨妈，最近才到你们医院来，我名叫叶菊花。

白玉瑕 野菊花。欢迎，欢迎！我听到你的名字了。你这是……

叶菊花（指木箱）你看，鸡血疗法！（唱）

鸡血疗法新事物，
赛过华佗和扁鹊。
内科外科小儿科，

妇科骨科传染科，
不管你得下什么病，
三针鸡血除病魔。
能让哑巴会说话，
能让聋子听广播，
能让瘸子不颠簸，
能让瞎子睁眼窝……
打倒专家出现了新成果，
我们要尽情欢呼唱赞歌。

白玉瑕（完全被叶菊花语言所吸引）好，好！坚决支持新生事物！

叶菊花 玉瑕同志，我今天来主要是和你串连串连！另外，还要给你姐姐介绍个对象。

白玉瑕 我姐姐已经有对象啦。

叶菊花 谁？

白玉瑕 哼！我真想不通，她和咱们医院的“白专道路”典型人物，如今打入锅炉房烧煤的郭良相好！

叶菊花 唉呀！太可惜啦！把一朵牡丹花插在牛粪上了。

白玉瑕 唉！

叶菊花 咦？（灵机一动）你姐姐有对象了，你呢？

白玉瑕 我……（羞涩地）我也……有……了。

叶菊花（敏感地）有了？有矛盾了。你看！（指山楂饼）

白玉瑕 我……不……谈……

叶菊花 不谈啦！好！我给你另介绍一个。这可是百年难逢的好机会，千金难买的大丈夫啊！

白玉瑕 别谈了，你……

叶菊花 我……

白玉瑕 你吃糖。

叶菊花 (取一块糖,含在口中)真甜啊!你听我悄悄地给你说。

〔叶菊花向白玉瑕耳语片刻,灯光慢慢隐去。〕

〔幕落。〕

第二场 志同道合

〔数日后。〕

〔这里是某医院的锅炉房。〕

〔围墙上可见到文化大革命中巨幅标语的痕迹。〕

又添了用红油漆写的宋体“忠”字。

〔窗内灯下显出郭良伏桌书写的身影。〕

〔幕后,白玉洁向锅炉房走来。〕

白玉洁 (唱)秋风瑟瑟天气凉,

晨星疏疏雾茫茫。

看当前形势多动荡,

是非颠倒风雨狂。

郭良啊!

你钻研医学反成罪状,

“白专道路”、“对抗政治运动”,……帽子一顶一顶压头上。

赶出医疗室,

戴罪锅炉房。

看炉火，火苗喷射越烧越旺，
为什么烧不尽迷雾千层遮日光。

白玉洁 （四顾无人，走至窗外呼叫）郭良……

郭良 （郭良由内出）玉洁同志，你来啦！

白玉洁 嗯，郭良，最近你……

郭良 我好。虽然他们剥夺了我的处方权，没收了我的听诊器！可是，我在锅炉房学到了我在医疗室学不到的许多东西，既锻炼了身体，又有时间读书学习，经受着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这有什么不好？

白玉洁 （关切地）可你也应该爱护自己的身体。看你，昨夜又没有睡眠？

郭良 我……

白玉洁 郭良，你有什么心事，难道不能告诉我吗？

郭良 玉洁，给！这是我写的大字报底稿，你先看看。
（取出大字报底稿）

白玉洁 （接过，念标题）“黄风大搞‘忠’字化目的何在？”郭良，你所看到的问题，我也有同感啊！他们关起医院大门，不为工农兵看病，大搞“忠”字化活动，这难道就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他们把你赶出医疗室，打入锅炉房，我想，这座锅炉房，还可以成为一个为工农兵群众看病的临时医疗室！他们没收了你的听诊器，但却剥夺不了你救死扶伤的一片热心，这里同样也是战场。

郭良 （惊喜地）玉洁，你说的对，咱们真是想在一起了。
（唱）白求恩是咱们学习榜样，
战火中冒生命救死扶伤。

看眼前也与那战场一样，

白玉洁
郭良

(合唱)咱们要坚持斗争，永向前方。

[这时白玉洁郑重地取出了一个听诊器。

白玉洁

郭良，我送你一件东西，给！(将听诊器交给郭良)

郭良

(感动地接过听诊器)玉洁！谢谢你！(一想)噢！玉洁，我如今成了一个烧锅炉的，关于个人问题，你可要慎重考虑。

白玉洁

郭良同志！

(唱)咱俩相识三年整，

相互了解心相同，

你一心一意为革命，

我愿作伴侣诉衷情，

爱情岂可分几等，

我为何不能爱上个锅炉工！

郭良

(唱)白玉洁心腹话如倒如倾，
辨是非顶逆风憎爱分明，
这样的好同志令人尊敬，
玉洁呀！

愿咱俩心连心奋斗终生。

[二人默默靠拢，相对无语。

[突然传来了严明的呼喊声“郭大夫”，严明怀抱婴儿上场。

严明
郭良
白玉洁
严明

小郭啊！快救救这孩子吧！

严书记，这是谁的孩子？

唉！她是看守老人的小孙女，得了急性肺炎，大清早送进医院，因为他们大搞“忠”字化活动，没人

给孩子看病，眼看命在旦夕，这……

郭良 （急忙取出听诊器，诊断片刻）严书记，孩子交给我。玉洁，咱们赶快抢救！（急抱孩子入内）

严明 唉！这我就放心啦！（突然感到头昏）

白玉洁 严书记，你的身体……（急忙扶住严明）

严明 唉！最近以来，有些反常，不过，我还能抗得住，你们放心。

白玉洁 严伯伯，你快回去休息一会吧。

严明 不！最近他们大搞“忠”字化活动，又给我增加了一条政治任务，每天打扫“忠”字台，还要把跳“忠”字舞的场地打扫干净，要是完成不了，又是一条罪状……唉！

白玉洁 严书记，我送你回去。

严明 不啦！抢救孩子要紧。（下场）

〔白玉洁入内。黄风上场，他胸前挂着“忠”字牌，东张西望地。〕

黄风 哈！哈！看看我们这座医院，到处开展“忠”字化活动，真是一派革命景象啊！

（唱）我黄风紧跟形势学旗手，
为夺权大造舆论忙不休，
革命标语一处一处我满布，
“三忠于”活动时时刻刻我带头，
早请示不忘“忠”字舞，
抓运动坚持“天天读”，
下有造反小将为基础，
上靠革命老将西北侯。

随机应变苦奔走，
我黄风一步一层楼。

〔白玉洁从锅炉房走出。〕

黄 风 玉洁同志，你又和郭良在一起，看来，你们的错误观点越来越一致了，离革命路线越来越远了，这样下去，前途不堪设想……唉！

〔白玉洁欲走。〕

黄 风 玉洁同志，你慢走一步，为了革命，也为了你的前途，我还想再跟你谈谈话。

白玉洁 谈话？

黄 风 是啊！玉洁同志啊！

（唱）咱二人站队时不是一派，
看如今两大派联合起来。
为革命咱们要团结友爱，
我惟愿友谊花四季常开。

白玉洁 （不理）……

黄 风 你说话呀。

白玉洁 我再次告诉你，我的婚姻大事，不是儿戏，我已经有了相好的战友，从今以后，你再别提这件事。

黄 风 你有了？谁呀？

白玉洁 你不是已经知道了，他被赶出医疗室，打入锅炉房。

黄 风 玉洁啊！你不要误会。我和郭良之间，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之争，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直到现在，他背地里还整我的黑材料。

白玉洁 要是他揭发的材料完全正确呢？

黄 风 不可能，革命造反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